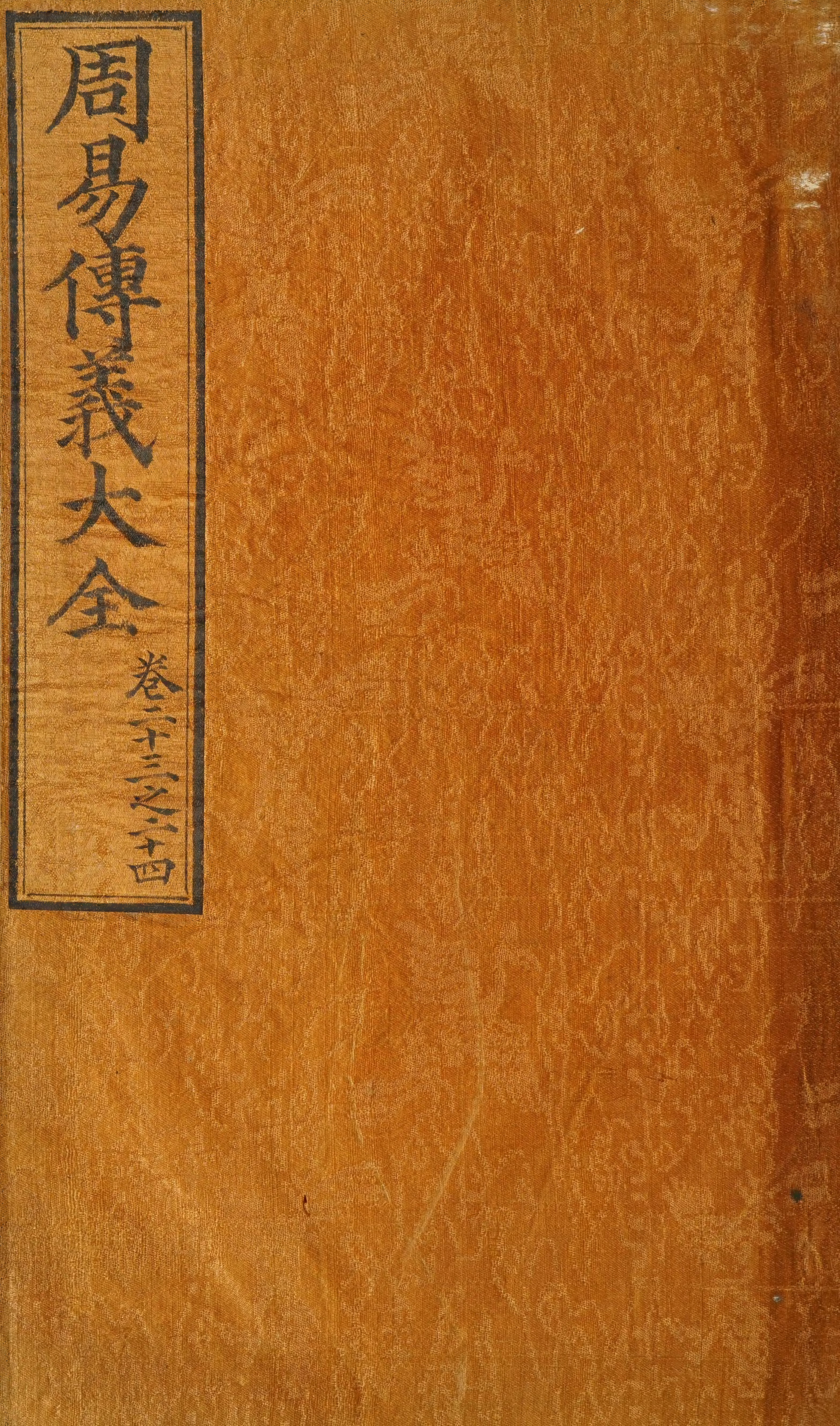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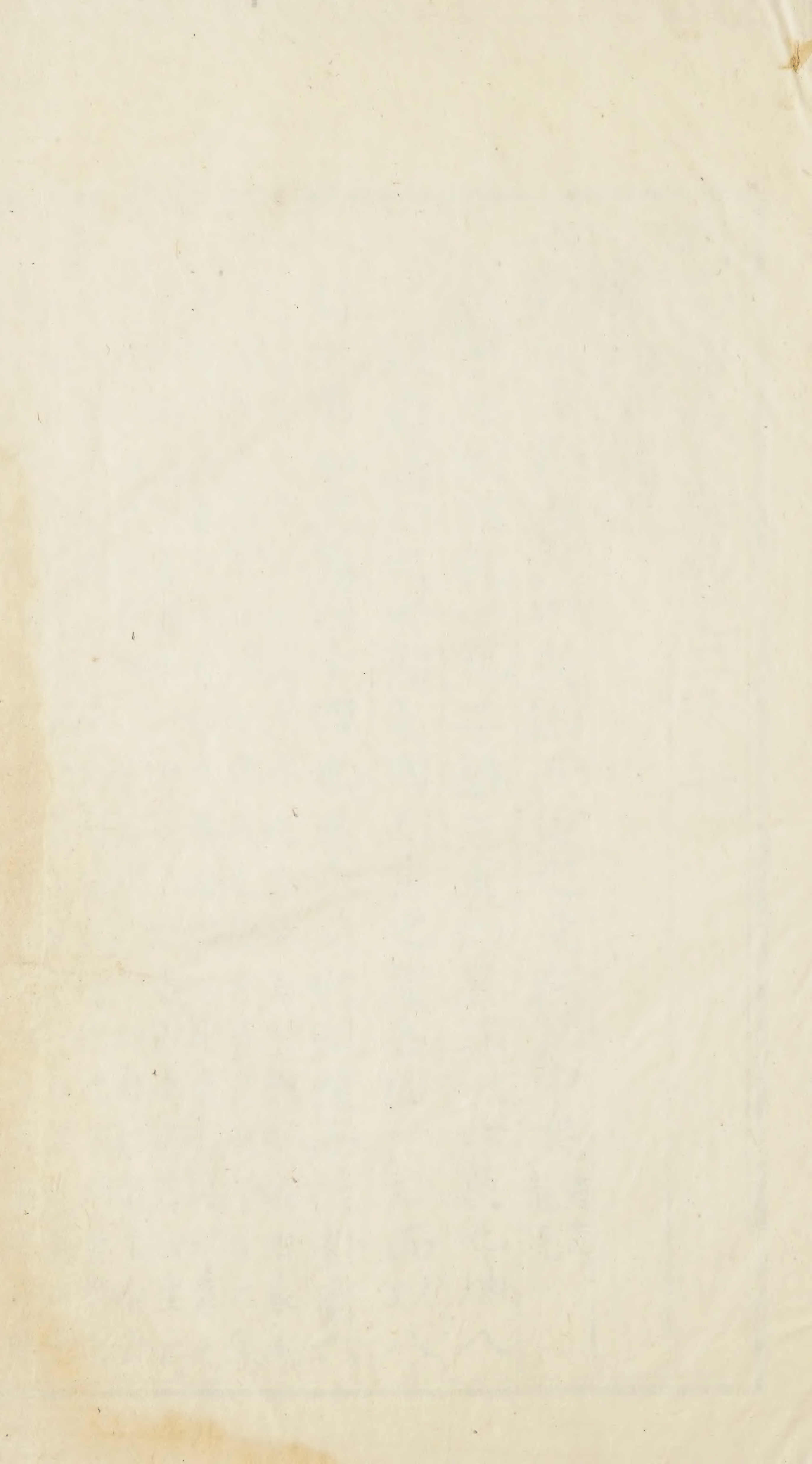

周易傳義大全
卷二十三之二十四





#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三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直龍反

本義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

朱子曰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

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自不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問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是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又問成列是自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南軒張氏曰謂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童溪王氏曰聖人因象以設卦則象在卦先設卦以立象則象在卦中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或問變字是總卦爻有往來交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

當動底爻象而言否。朱子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爲主。這上爻便是動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爲主。則這不變者便是動處也○節齋蔡氏曰。剛柔。爻之體。相推。謂剛推柔柔推剛也。唯其相推故能成其變。繫辭。爻象之辭。卽其變而命之。故能鼓其動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本義 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

柴氏中行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主動爻而言也。如情僞相感。遠近相取。好惡相攻。皆是動也○雲峯胡氏曰。八卦成列。卽先天八卦橫圖也。因而重之。六十四卦橫圖也。象非特天地山澤之類。卽八卦之畫成列。而象卽在畫矣。未動之先有八卦之畫。而未見八卦之交也。因而重之。爻在其中者。爻之爲言交也。有交則有變故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變統指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也。繫辭焉而命之。則文王周公之易也

○臨川吳氏曰。此承前篇卒章言蓍卦之象辭變占。曰在其中者凡四。一象。二爻。三變。四動。爻者辭也。動則有吉凶悔吝之占焉。前篇動者尚其變。而此以動屬占者。動因變而得占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七樹反）

本義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朱子曰。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爲柔柔變爲剛。便是變通之用。又曰。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節齋蔡氏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剛柔之時用○雲峯胡氏曰。上繫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卽此所謂立本。曰變化者進退之象。卽此所謂趣時。卦有卦之時。爻有爻之時。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趣時者。古今之通義○臨川吳氏曰。剛柔之晝其體一定。如木本之植立。因蓍之變。其用相通。隨時所遇。趍而就之。剛或化柔柔或化剛也。此承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語而言蓍之變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本義〕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也

朱子曰。貞只是說他體處常常如此○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箇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不是一定住在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爲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進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獨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觀官喚反 夫音扶

程子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朱子曰。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雲峯胡氏曰。上繫於吉凶悔吝无咎之義發之詳矣。獨貞字未發。故於下繫發之。○貞者正而固也。本義曰正而常。何哉。固者。人事之當然。常者。天理之必然。天下之動。非吉勝凶則凶勝吉。二者常相勝而不已。然亦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爲正則吉不正則凶。雖其動也不一。而常有至一者存。亦不外乎此至正之理而已。天地日月之道。亦猶是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苦角反易以豉反隤大回反

本義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像音象

本義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

以效而象之或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爲奇偶。朱子曰。效此便是乾坤之理。象只是像其奇偶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見賢遍反



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或問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謂陰陽老少在分蓍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如何。朱子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潘氏曰。確然隤然。乾坤之體也。隤與頹同。乾坤之所以示人者。易而不難。簡而不繁。爻者。做此易簡者也。象者。像此易簡者也。及其爻象動乎卦之內。則吉凶見於事之外。功業見於變通之間。蓋動則有吉凶。不動則吉凶无自而生。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无自而成。聖人之情。則

見爻辭象辭之間。所以指人以所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唯天則確然於上。地則隤然於下。一无所爲。只以生物爲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德有位。則事事做得。○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无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贊化育。故以

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
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臨川吳
氏曰。生生不已者。天地之大德。然天地生物生人。又生
與天地合德之聖人。命之居君師之位。爲人物之主。而
後能使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也。苟或但有其德
而无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故位爲聖
人之大寶。大寶謂大可貴重。守謂保有之。必得衆人之
歸嚮。乃能保有君師之位。聚謂養之而使蕃盛。衆多也
○平菴項氏曰。財者。百物總名。皆民之所利也。正辭謂
殊貴賤使有度。明取予使有義。辨名實使有信也。蓋利之
所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爲非謂憲禁令。致刑
罰。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養之敎之而後齊之。聖人不
忍之政盡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備物致用也。正辭
則易之辨物正言也。禁民爲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失得
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盡於此三者矣。○雲峯胡氏
曰。上繫首章由乾之始坤之成。說歸乾坤易簡之理。下
繫首章則由乾之易坤之簡。說出天地大生之德。得乾
坤易簡之理如聖人。乃可以成人之位。行天地大生之
德在聖人。不可无大寶之位。兩位字不同。位乎天地之
中。人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大寶曰位。聖人之所獨也。

而天地實賴之。上下繫之首章。其有望於後世有德有位之聖人也如此哉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雙湖胡氏曰。按此章首論重卦繫辭有爻象變動四者。其下文皆是覆說上面爻畫剛柔之變繫辭之動兩股。其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所以明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其曰剛柔立本變通趨時者。所以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而自吉凶貞勝以下又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句。謂天地之道以貞而勝。日月之道以貞而明。天下之動亦唯當一以貞而勝之而已。大抵易爲斯人作。卦爻辭无非所以明失得之報。故說吉凶爲甚詳也。次論乾坤易簡。對天地德生說。作易聖人以憂世之情。發明易簡於卦爻之辭。用易聖人有御世之位。推行德生於仁義之道。前一股是易。後一股是用易。要之乾坤即天地也。易簡即大德之生也。作易聖人之情見乎辭。用易聖人以仁守其位。无非所以爲斯人而已耳。合兩節而觀。

一章之旨可見矣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王于況反

程子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乘之則便須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風氣乘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

【本義】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朱子曰。仰則觀象於

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陰陽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見。凡草木禽獸无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 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 龍不曾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說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問本義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

只是這一氣之消息。做出古今天地間无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柴氏中行曰。仰觀象於天而參驗於鳥獸之文。於是得陰陽之理。俯觀法於地而參驗於地宜。於是得剛柔之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知理之所在物我无二。三才之道。默會於心。要不出乎陰陽二端相變而已○平菴項氏曰。象以氣言屬陽。法以形言屬陰。鳥獸之文。謂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土地所宜。謂地產之物。木陽而草陰也○節齋蔡氏曰。聖人所畫之卦。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不可見者也。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者也。故曰類○雲峯胡氏曰。神明之德。不外乎健順動止八者之德。萬物之情。不止乎天地雷風八物之情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罟音古 佃音田

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由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

本義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朱子曰。蓋取諸等字。乃模樣是恁地。蓋字便是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之離者。言繩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誠齋楊氏曰。教民

肉食。自包犧始○南軒張氏曰。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伏羲氏爲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取諸離者。蓋離以一陰麗乎二陽之間。則鳥獸之麗乎網。魚鱉之麗乎罟。其義可推矣○厚齋馮氏曰。離有二義。曰象曰理。理謂麗也。謂鳥獸魚鱉麗乎網罟也。象謂虛中。網罟之目虛也○雲峯胡氏曰。民以食爲先。自古未有耕種。則鮮食乃其先也。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爲網罟。特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自有似於離之象焉耳。蓋之言疑辭也。下倣此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本義　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或問上入下動。於取象有所未曉。朱子曰。耜乃今之鏵胡瓜反鍫七消反耒乃鏵柄。雖下入。畢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於天下○誠齋楊氏曰。教民粒食。自神農

始○節齋蔡氏曰。耜。耒首也。斲木之銳而爲之。耒。耜柄也。揉木使曲而爲之。○疊山謝氏曰。耒耜者。今謂之犂。曲木在上。俗名犂衝。即耒也。斲削二片在下以承鐵。二片。俗呼犂壁。即耜也。○漢上朱氏曰。炎帝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始爲耒耜以教天下。故曰神農。耨。耘除草也。○雲峯胡氏曰。自古未有牛耕。神農教民耒耜。其動也在下之耜。而所以入之者在上之耒。於益之卦德上入下動。蓋有合焉。况爲天下之益。於卦名又有合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 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開封耿氏曰。有蔬粟者或不足乎禽魚。有禽魚者或不足於蔬粟。罄者无所取。積者无所散。則利市不布。養不均矣。於是日中爲市焉。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遷其有无則得

其所矣○丹陽都氏曰。五十里爲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致矣。市各聚其貨。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於是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動而噬嗑以爲養。蓋取諸噬嗑也○節齋蔡氏曰。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之。噬而嗑之之義○進齋徐氏曰。噬嗑離明在上。日中象。震動于下。致民交易於市之義○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程子曰。聖人主化。如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順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又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爲弗可及矣。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

虞舜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本義 乾坤變化而无爲 朱子曰。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通其變。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南軒張氏曰。作衣裳以被之於身。垂綃爲衣。其色玄而象道。襞幅爲裳。其色纁而象事。法乾坤以示人。使民知君臣父子尊卑貴賤莫不各安其分也○誠齋楊氏曰。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疊山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衣上闔而圓。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兩股。有陰偶象。上衣下裳不可顛倒。使人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民志定天下治矣○建安丘氏曰。十三卦制器而尚象皆通變宜民之事。特於黃帝堯舜氏言之者。犧農之時。人害雖消而人文未著。衣食雖足而禮義未興。爲之君者方且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蚩蚩蠢蠢。蓋未識所謂上下尊卑之分。於是三聖人者仰觀俯察。體乾坤之象。正衣裳之儀。使君臣分義截然於天高地下之間。天下其有不治乎。斯時也。其世道一新之會。而黎民於變之機也○

雲峯胡氏曰。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焉。垂衣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无爲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刳口姑反剡以冉反

【本義】本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而化。然川塗之險阻則有所不通。唯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是以刳其木而中虛。剡其楫而末銳。舟所以載物。而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程子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也

【本義】下動上說漢上朱氏曰上古牛未穿馬未絡至是始服乘之○鄱陽董氏曰服牛乘馬穿鼻絡頭雖人爲也亦各因其天而任之故取諸隨○安定胡氏曰隨者是動作必隨於人以之遠則隨於人以之近則亦隨於人○李氏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牛以順爲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爲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以致遠於引重爲力而已馬非不可以引重於致遠爲敏而已引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爲義致遠謂之致以有所至爲義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直龍反柝他洛反

【本義】豫備之意朱子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卻須待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是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其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漢上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禦風氣而已至是始有暴客之防○楊氏曰川途既通則暴客至矣又不可无禦

之之衛。故取諸豫。重門以禦之。擊柝以警之。則暴客无自而至。二陰在前。重門之象也。一陽在下。擊柝之象也。三陰安於內。說豫之象也○涑水司馬氏曰。豫者。怠惰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怠惰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緩反杵昌呂反掘其月反

本義 下止上動

誠齋楊氏曰。耒耜。耕稼之始。臼杵。脫粟之始○建安丘氏曰。以象言之。上震爲木。下艮爲土。震木上動。艮土下止。杵臼治米之象○進齋徐氏曰。民粒食矣。又杵臼以治之而使精。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南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杵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其不軌。則雖有險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臨川吳氏曰。弧。木弓也。兵器不

一。弓矢所及者遠爲長兵。威天下者。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漢上朱氏曰。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進齋徐氏曰。其害之大者。以重門擊柝不足以待之。故必有弧矢以威之。利天下者仁也。威天下者義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程子曰。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穴處。爲可變者。以棟宇之利故也壯固之意 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棟取四剛義。宇取二柔義○涑水司馬氏曰。風雨動物也。風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之象也○進齋徐氏曰。冬穴居无以待風。夏野處无以待雨。故宮室不得不興。震風凌雨。然後知廈屋之爲帡幪。故棟宇不可不固。大壯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衣於既反

本義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无害也○丹陽都氏曰。柎曰棺椁。所以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者過厚也。然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故取小過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合沙鄭氏曰。大壯外震。震。動也。風雨飄搖之象。大過內巽。巽。入也。殯葬入土之象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 明決之意 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无者。此類是也。又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

刻板爲記。都不相亂。○問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曰。此不可考。或曰耒耜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辭。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物也。今无所考。但旣有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此則不可不知耳○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取明决之義。蓋夬乃君子决小人之卦。而造書契者。亦所以决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開封耿氏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與上不同者。蓋未造此器之前。更无餘物之用。非是後世以替前物。故不言上古也。此以下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別有所用。今將後用而代前用。故本之云上古及古者

## 右第二章

本義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息齋余氏曰。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潛室陳氏曰。十三卦取象。說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理。故所作

事暗合易書。即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是也○開封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爲利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也。然門柝則能保其内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所以言利也。獨於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无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蔚軒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杵臼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定其居。門柝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爲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无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約。乾天可以防書契之僞。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爲網罟。終易爲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

矣。○雲峯胡氏曰。舟楫取渙。以卦象取也。服乘取
隨。臼杵取過。以卦德取也。豫備睽乖壯固夬決大
過過於厚。皆以卦義取也。諸家往往皆以互體推
之未免穿鑿。殊不知夫子之意。亦不過謂聖人之
制此器也。此卦之中自有此理而已。蓋之一字。疑
取諸此而非必取之此也。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
傳爲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爲聖人之通變
者言之何也。天者。理而已。聖人之制器。不能先天
而强爲。不能後天而不爲。非一時之所可爲也。非
一人之所能爲也。皆天理之自然者也。所以亦曰
自天祐之。○誠齋楊氏曰。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
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便起居具服食也。自斯人
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網罟。自斯人
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
人之食貨或有餘或不足之偏匱也。聖人於是乎
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紝之制也。聖
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厄於川隔而道
斷也。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
跰於遠塗也。聖人於是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
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柝。自斯人

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有舂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无爪牙以自濟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穴處而病於濕墊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感於藁梩之掩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知也。取於十三卦之象然後成。亦非一聖人之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西山真氏曰。此章所列卦象之意。皆物象之自然者也。有自然之象則有自然之理。人之所共睹也。然常人見其象而昧其理。唯聖人見是象則知是理。知是理則制是器。人皆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利天下出於聖人之心思。不知聖人亦因其所固有而已。學者誠能虛心以體天下之物。則精義妙道莫不昭昭然接於吾之心目。然後真知道器之相合。而顯微之无間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朱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仿佛說。不可求得太深○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言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彖字。末句意亦然○蔡氏攸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人乎。況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於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爲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虫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發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切指爲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

彖者材也

【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漢上朱氏曰。卦有剛柔材也。有是時。有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才與時會。斯足以成務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本義】效放也　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處一時而處一事。所當之位有不同焉。則進退趨舍殊塗矣。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本義】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南軒張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彖。則言其彖之材而已。謂之爻。則放其象之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之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而吉則悔之著也。吝者有爻過之意。而凶則吝之著也。○雲峯胡氏曰。至著者象。至微者理。易之象。理之似也。彖者材也。材者象之質。爻效天下之動。動者象之變。悔吝在心未著。吉凶在事已著。吉者悔之著。凶者吝之著也

右第三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蓋卦爻辭无非可以明失得之報。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耳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本義 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本義 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三山林氏曰。陽卦宜多陽而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多陽。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參也。○雙湖胡氏曰。甞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爲六。

乾坤合爲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掛扐之用數。總之則四六二十四。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以陽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偶之合又皆老陽掛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爲九。震巽合亦九。坎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悉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爲老陽過揲之數焉。此乾坤用九用六其數默見於卦畫之可推者如此。雖出於偶然其實亦莫非自然之妙也。豈可以人力參哉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下孟反

本義 君謂陽。民謂陰 朱子曰。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柴氏中行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爲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雲峯胡氏曰。論其

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爲君。陰爲民。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

右第四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以八卦陰陽畫數。分君子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本義 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朱子曰。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臨川吳氏曰。思者。心之用也。慮者。謀度。其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

朱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无時不然。○問此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无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尺蠖屈便要求信。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无絲毫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

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又曰。尺蠖屈得一寸。便能信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爲信。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那窮神知化。則須是德之盛也方能。○精義二字。所謂義者宜而已。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之所宜。毫釐委曲之間无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又曰。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間无一非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作兩邊去。○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是效驗○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息齋余氏曰。旣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其

爲人切矣○臨川吳氏曰。夫子既以屈信二字釋往來之相感。復以物理之屈信聖學之屈信言之。而廣其意。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信。既信而再行。則又屈也。龍蛇不蟄。則其來歲之身不能奮。既奮於來歲。則又蟄也。此物理之屈信相感也。義理精明。則應物有定。而神不外馳。入者无出。內之屈也。而乃所以致極其外之用。屈之感信也。日用宜利。則每事曲當。而身之所處隨寓而安。外之信也。而乃所以增崇其內之德。信之感屈也。此聖學之屈信相感也。因言聖學之交相養互相發。工力至此。則蔑以加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張子曰。氣有陰陽。推

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朱子曰。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柰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唯是横渠推出來。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神。横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此章解咸九四。據爻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无不通无不應者貞而已。所以感人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无二理。果同歸矣。何患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患乎百慮。所以重言

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箇。又要感那箇。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晝必有夜。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无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无春夏。又何以生。屈信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箇感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爲應也。春夏是一箇大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爲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秋爲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信。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此則屈信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兩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横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下學所當致力處。過此以上。則不容計較。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所及。此則聖人事矣○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天下

一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雲峯胡氏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語所以破思慮之感息憧憧之思也天地間凡一往一來皆感應自然之常理非唯日月寒暑如此以吾之學言之精義以致用利用以崇德亦有自然屈信之理至於窮神知化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皆非思慮所及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 或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朱子曰。此爻大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着力不可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南軒張氏曰。有應於上。將以求名。今困于石。此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有依於下。得以安身。今據於蒺藜。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在困之時。名辱身危。有死之理。此身不行道。雖妻且不可見。宜乎凶也。○誠齋楊氏曰。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在陳畏匡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爲不善以致之。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射食亦反

隼恤允反 括古活反

本義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朱子曰。張敬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至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圓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又曰。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之意○漢上朱氏曰。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礙。出則有獲。唯乘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厚齋馮氏曰。不以不仁爲恥。故見利而後勸於爲仁。不以不義爲畏。故畏威而後懲於不義○漢上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雖愚也。而就利避害與人同。故見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爲小人之福。況真知義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何河可反去羲呂反

本義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漢上朱氏曰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而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融堂錢氏曰積字宜玩○凡善惡未有不由積而成也○誠齋楊氏曰夫子釋噬嗑初上之辭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建安丘氏曰惡小而不能懲則罪大而不可解猶滅趾不防而至於滅耳也烏得而不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大義 此釋否九五爻義或問危者以其位爲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爲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朱子曰某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臨川吳氏曰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凜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張子曰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音智鮮仙善反折之設反餗音速渥於角反勝音升

本義 此釋鼎九四爻義漢上朱氏曰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得其實則利用而安身小人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徼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

不知義而已○融堂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吏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爲君不明於所擇。爲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誠齋楊氏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先見之見賢遍反

程子曰。先見則吉可知。不見故致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介如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朱子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遜。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无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遜。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於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又曰。上交近於諂。下交近於瀆。於此當知幾。纔過些子便不是知幾。周子所謂幾善惡者此也。又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唯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又曰。凡人上交必有些小取奉底心。下交必有些小箇傲底心。所爭又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非知幾者莫能。又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

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无所不知。所以爲萬民之望也。○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者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漢上朱氏曰。神難言也。精義入神。其唯知幾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譬如陽生而井溫。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誠齋楊氏曰。夫石者至靜而无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雙湖胡氏曰。豫六二爻唯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而夫子發明幾學以教人。蓋介有幾義。祁寬謂至纖至細處者深爲得之。上交。謂五。下交。謂初。唯當豫時不諂不瀆。不沉溺於豫。此其所以爲知幾也。○臨川吳氏曰。穆生得免申白之禍者。能見幾而作也。劉柳竟陷伾文之黨者。不能見幾而作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行之復扶又反

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朱子

大全曰其殆庶幾乎殆是幾字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或以幾爲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爲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道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爲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李氏椿年曰聖人无不善賢人則容有不善但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臨川吳氏曰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旣知未嘗不遠改乃不遠復也過旣未形而改何悔之有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不遠而復者也失而後有復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也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緼紆云反

【本義】絪緼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朱子曰。天地絪緼。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致一專一也。唯專一。所以能絪緼。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大地一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子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臨川吳氏曰。絪緼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醲厚而能醇。男女之二氣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一。故能致一而不二也○漢上朱氏曰。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緼。萬物化矣。醇而未離。言其一而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

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无窮。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建安丘氏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旣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張子曰。虛則受。盈則虧。陰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於上。則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其之易以豉反

本義 此釋益上九爻義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

也○上下繫說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如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无甚意義。是聖人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爾○融堂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柴氏中行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无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爲交定。以利相與爲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 右第五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章復舉九卦十一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擧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爲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雲峯胡氏曰。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撰仕勉反

程子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舍无常。至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本義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 朱子曰。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問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邪。爲復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乾。陽物。坤。陰

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之撰。即是說他做處○進齋徐氏曰。陽畫為乾。陰畫為坤。門。猶闔戶闢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无窮皆二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剛柔有體。謂成卦爻之體也。天地之撰。陰陽造化之迹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也。有理可推故曰通。通神明之德。言易書既作又以通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又曰。自形而上者言之。故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剛而後柔○婁氏曰。乾坤物於陰陽。而由陰陽以闔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節齋蔡氏曰。乾坤合而後成衆卦爻之體。如剛來而下柔。剛上而柔下。此類皆由乾坤相合而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也○雲峯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為兩儀。陰陽之合則為四象八卦。而剛柔於是乎有體。著而天地之撰。微而神明之德。皆自乾開其始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
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
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或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
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後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
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問於稽其類。曰。但不過是說
稽考其事類。○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
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
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
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
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雲峯胡氏曰。伏羲三
畫卦名。自乾一至坤八有自然之序。因而重之亦然。至
文王稱卦之名則雜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
雜。而於伏羲之易未嘗差違。稽類考占。世之衰也。蓋有
不得不然者矣。○柴氏中行曰。乾坤足以盡天下之道。
萬物由之足矣。何用不一之名。世衰道微。人之情僞滋
熾。聖人不得不明其道以示天下。○進齋徐氏曰。上古
之世。俗朴民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趨。故伏羲畫

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雖乾陽坤陰剛柔交錯。顯而體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迷謬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稱名辨物。稽類考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者。故下文又申言之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音扶當去聲斷丁亂反

本義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闡。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朱子曰。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曰。是。○微顯闡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如此。顯道神德行相似。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義之蘊。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繫

辭自此以後皆難曉○進齋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求其原故曰微顯幽者闡之使見其端故曰闡幽當名謂父子君臣之分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離火坎水碩果莧陸之類悉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正其言以曉人也斷辭謂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語有以決其疑也○雲峯胡氏曰辨物正言斷辭後天之易也視先天則為備矣○臨川吴氏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察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所以微其顯闡者闡而顯之也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上篇之藏往知來顯道神德行兼著而言此則專以卦而言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中丁仲反 行下孟反

本義 肆陳也。貳疑也。進齋徐氏曰。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旨。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賾。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奧。象皆示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也。肆。陳也。凡敷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也。貳。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之疑貳而決其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雲峯胡氏曰。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也甚大。不可以淺近畀吾易也。其旨雖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以高遠荒吾易也。其言雖委曲。而又皆中於理。易豈高遠之書哉。其事雖横陳。而實本於至隱。易豈淺近之書哉。上古之時。唯有易畫以明失得之報而民无疑。至于衰世。不得不因民之疑而明之以辭矣。○雙湖胡氏曰。此一節上六句。皆是抑揚說。易書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旨雖遠而辭則文。言雖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與書直而溫寛而栗等語同意。凡此者。无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行。以易而明示

其失得之報故也○臨川吳氏曰自夫易以下至此皆論文王彖辭雖取類之大辭之文事之肆而隱爻辭亦然而此則專爲彖辭言也

右第六章

本義 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乾坤爲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其究則无非所以斷民疑明吉凶之報耳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

本義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臨川吳氏曰中古謂文王時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

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易道幾微而至此復興也。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其有憂患乎。蓋於其名卦而知其有憂患也。下文舉九卦之名以見其憂患之意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本義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

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以制事變也

朱子曰。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爲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粗只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錯了。巽伏也。入也。○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遷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問巽何以爲德之制。曰。巽爲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進齋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卑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從實地上立脚。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復爲反善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處。審其幾而復於善焉。是德

有其本也。人處困窮。出處語默之間。取予辭受之際。最可觀德。當義則爲君子。違理則爲小人。明辨於私。所以自驗其所守也○雲峯胡氏曰。夫子偶於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之道自无非易也。履之象。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爻。以一陰安處於三陽之下。此履之所以爲禮也。謙之象。地中有山不見其高。謙之爻。以一陽而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之所以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本義所謂心不外而善存者。指仁而言也。如墉之基所以立也。如器之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木之本所以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心无時而非禮。无時而非仁也。損以懲忿窒欲。益以遷善改過。困以知命而取舍有辨。井以定性而動靜不改。其終也巽順於理以制事變。文王蓋无適而非義也○雙湖胡氏曰。此初陳九卦之德。雖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以文王之聖之德純亦不已。其於九卦之德固自統會於其心也久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証反

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僞也

本義 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朱子曰。履之爲卦。君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平易而非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焉。是乃所以和而至。其下八卦之說其例皆然。○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如謙本以自卑。却尊而且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唯謙則尊而又光。○復小而辨於物者。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是小而

辨也。又曰。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然而衆惡却遏他不得。○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爲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頌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强。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却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爲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无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爲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之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指那不動底。○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又曰。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

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問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節齋蔡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復之和則能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昧者不辨於物而復之小則能辨雜者人厭之而恒之雜則不厭難者不易而損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爲也裕則多施爲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也稱則形著而巽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進齋徐氏曰設施爲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爲以求其益也益之道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萌欲速助長之心設謂有所安排布置要如何○西山真氏曰損先難而後易蓋忿心易發難制欲心易開難塞故其始也懲之塞之爲甚難然天理既明人欲自熄其爲力又有所不難者故曰後易益長裕而不設蓋主利物而言長裕者謂充廣吾寬裕之德則其利益自然及物不待安排做作也故曰不設○雙湖胡氏曰此再陳九卦之材亦未說到聖人用易處然聖人既有九卦之德亦必有九卦之材其和而至稱而隱固其

餘事矣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反遠袁萬反

程子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朱子曰。三陳九卦初无他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若以困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又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

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乖戾。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恁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无所怨於天。无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問巽有優游巽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无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又問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巽以行權。究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雲峯胡氏曰。謙以制禮而履以和行。則禮之至者也。井以辨義而巽以行權則義之精者也○邵子曰。人道不能无怨。故言寡怨。所謂怨是用希是也。○柴氏中行曰。道始於踐履。而終以知權。故孔子以可與權爲學之至。○西山真氏曰。九卦之義。更當各就全

卦反覆觀之。以求夫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又明於憂患與故。則易之一書。无非明於憂患而處以道者。又不特九卦爲然也○雙湖胡氏曰。三陳九卦自有次第。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无一非易。況演易羑里。即身是易。豈待逐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爲萬世學易者之法矣。苟膠焉不通。則豈所謂易者哉

右第七章

本義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 雲峯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德。雖夫子偶卽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或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焉。

對待凡十卦。置乾不言。乾爲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小心。而不知其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无離文王晦其明者也。然有互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袁萬反上時掌反

本義 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上下无常。唯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三山林氏曰。易之所言。无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故曰不可

遠○張子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節齋蔡氏曰屢遷謂爲道變通而不滯乎物自易之爲書至屢遷此揔言爲書爲道以起下文之意也自變動不居至唯變所適言易道之屢遷也不居猶不止也六虛六位也位未有爻曰虛卦雖六位而剛柔爻畫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其屢變无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而已○鶴山魏氏曰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耦之畫始奇耦則太極之分者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本義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或問外內使知懼據文勢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朱子曰

是如此。不知這兩向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漢上朱氏曰。出入者。以卦內外體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虛盈之變。出處進退之理。使知戒懼。當出而入。當入而出。其患一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本義 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朱子曰。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无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恁地戒懼。○南軒張氏曰。師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節齋蔡氏曰。故。所以也。又明所當之憂患。與致憂患之所以也。是雖无師保。亦如臨乎父母之側。而愛敬之至。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息齋余氏曰。上繫雖言與民同患而必以洗心先之。又發造化不與聖人同憂之意。下繫則多言憂患矣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揆葵癸反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朱子曰。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他這爻了吉凶自定。這便是有典常○凌氏曰。率其辭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有典可循有常可蹈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之哉○節齋蔡氏曰。此又合書與道而言也

右第八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爲學易之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觀之。則九六之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无常。皆一剛一柔之相易。不可爲典要。而唯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於外也。既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或下而入於內也。亦足爲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內。豈徒變之云乎。自其辭觀之。則明於憂患而如父母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之可法。而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

人之意可見矣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一遥反下同

【本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進齋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立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申明之也。質。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爲一卦之體質。卦有六爻。剛柔錯雜。隨其時辨其物。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雲峯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錢氏藻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取鴻亦一物也。而于干于磐于陸于木之不同者。亦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以豉反

【本義】此言初上二爻。節齋蔡氏曰。初爻者卦之本。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繫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原始要終而言也。原其始則初爻爲本。質未明故難知。要其終則上爻爲末。質已著故易知。故初爻之辭必擬之。而上爻之辭則成之矣○臨川吳氏曰。初與終爲對。擬之與卒成之爲對。兩句文法顛倒相互。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夫音扶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朱子曰。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爲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爲坤。自三至五則爲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爲雜物撰德

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曰。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爲說。但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此等不必深泥。○雲峯胡氏曰。此承上文六爻相雜而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於六爻之中又雜物撰德者。如屯下震物爲雷德爲健。上坎物爲雲德爲險。下互坤則雜物爲地撰德爲順矣。上互艮則又雜物爲山。撰德爲止矣。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矣。○雜物容齋洪氏曰。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臨川吳氏曰。內外既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其義愈无遺闕。非以此正體互體並觀。則其義猶有不備。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雙湖胡氏曰。是非者。當位不當位。中不中。正不正也。內外卦既足以示人矣。復自互體而辨之。則是是非非於是乎益可見焉。○潘氏夢旂曰。不言吉凶而曰辨是與非。則吉凶可知矣。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知音智

〔纂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臨川吳氏曰上文既分言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總六爻言之噫嘆美辭存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事情之得失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易見可指掌而知矣又謂知者能見事於未形雖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章首第一句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此一節又總言六爻而復歸重於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始終下文則又更端而言中四爻也○括蒼龔氏曰彖者原始要終以爲質者也故智者觀之无待於爻蓋所要愈約則所知愈易中四爻者六爻之要而彖者又一卦之要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一遙反下章同

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

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或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无咎朱子曰也是恁地說○潘氏夢旂曰二與四功同乎陰而位有内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懼然陰柔之道遠則難援二之遠而大要无咎者以其雖柔而居下體之中也○雲峯胡氏曰上爻雜物撰德是謂中爻之互體此則論中爻之本體二與四爲陰陰以降爲用故不成乎四退而成乎二柔雖不利遠者二陰成而得中故多譽四近君若陰柔未成而不中故多懼○曾齋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耶勝音升

本義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

潘氏夢旂曰。三與五功同乎陽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之賤而居下卦之上。故多凶。五以君之貴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五君位也。柔居之則危。剛居之則能勝其事。故六居五多危。九居五多吉也○雲峯胡氏曰。三與五爲陽。陽以升爲用。故不成乎三。獨進而成乎五。五爲貴。又陽剛成而得中。故多功。三爲賤。又陽剛未成而不中。故多凶。其柔危其剛勝。專爲三言也。於四不曰其剛危者。九居四猶爲剛而能柔者。危者。六居三則才柔而志剛。所以危也○曾齋許氏曰。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卦卦之德莫精於此。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剛孚誠。離麗之文明。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獨震忌强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爲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矣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首論六爻之始終。次論爻之初上。又次論中四爻因及彖辭。末則申論中四爻分二四三五陰陽而論。以見遠近貴賤安危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其致意在中四爻。而四爻之中所主又在二五居二體之中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本義 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 漢上朱氏曰。天地人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剛柔也而謂之地。仁義也而謂之人。故曰三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兼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地之道兼柔與剛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六者非他。即三才之道也。是故三畫有重卦。六即三。三即一也○臨川吳氏曰。一而不兩則獨而无對。天獨陽而无陰。地獨陰而无陽。人之陰陽亦混而不分。必皆兼而兩之。天人地各有陰陽。然後其道

全而不偏。所以重三畫之卦而爲六畫者。此也。○誠齋楊氏曰。重卦之後則兼三才而兩之。是一三才爲兩三才也。合爲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地之不爲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爲地。五爲君則天道爲人道矣。二爲臣。則地道爲人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當都浪反

本義 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 或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朱子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

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如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无陽有陽无陰。如何得有文。○進齋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或剛或柔而小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玩占而見其文之著矣。○雲峯胡氏曰。前章始以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爲用。故曰文

右第十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爻畫。有天地人之道具焉。唯其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爲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爻而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則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吉凶而爲人事失得之象耳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易者之易以豉反

本義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朱子曰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柴氏中行曰非末世則情僞不如是之滋熾也非盛德則易道无自而傳也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文王之心憂患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危辭而論易道能使如此豈易使之邪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節齋蔡氏曰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即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進齋徐氏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

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雲峯胡氏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右第十一章 誠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夫。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與。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褒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雙湖胡氏曰。夫子原易之作。明指伏羲。原易之興。明指文王。曰畫卦。因重辭危。可謂萬世之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惜哉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行下孟反易以豉反阻莊呂反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无難否朱子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恃我至健至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无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

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便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唯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此是就人事上說。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又曰。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又曰。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上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

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无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无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夫健却疑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南軒張氏曰。健者疑若不知險也。今乾至健而德行恒易。故知險而不爲陰所陷。順者疑若不知阻也。今坤至順而德行恒簡。故知阻而不爲陽所拒。○漢上朱氏曰。上繫言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下繫終之以易簡而知險阻。故曰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雲峯胡氏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乾坤之所以爲易簡。蓋乾之德行所以恒易者何也。乾天下之至健也。坤之德行所以恒簡者何也。坤天下之至順也。乾健而易。宜无險矣。坤順而簡宜无阻矣。此復曰險阻者。爲上文有憂患而言也。下危曰險。乾在上也。上難曰阻。坤在下也。以乾坤健順而又曰險阻。易之辭危也。健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順而知阻。則其順也不阻。此危者之使平也。不能知險阻而或陷焉。此易者之使傾也。聖人憂患之意至

矣哉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說音悅

本義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朱子曰。能說諸心。是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悅。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去研磨他。○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爲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爲乾。事之已爲者屬乎陰。成亹亹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又曰。定吉凶是陽。成亹亹是陰。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

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所以屬陰。大率輕清屬陽。重濁屬陰。成亹亹是做將去涉於事爲。故屬陰○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事業○平庵項氏曰。唯乾坤知之明。故能道占者之心使之說。能因占者之慮爲之研○漢上朱氏曰。天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亹亹來而不已。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雲峯胡氏曰。理悟而心悅。乾之事也。故有以定吉凶。事來而慮研。坤之事也。故有以成亹亹。此言易之辭危而能使人如此也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本義 變化云爲。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

朱子曰。此節上兩句是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唯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問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有憑地說○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

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問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曰。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幾。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息齋余氏曰。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不假象占者也。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求諸象占者也。不假象占。百姓之所以與能也○雲峯胡氏曰。在天道為變化。在人事為云為。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矣。此言易之理如此也。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其已形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其未形之事。此言人於易之理可以知其如此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程子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天地本一物也。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朱子曰。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蓍龜而方知得。百姓无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雲峯胡氏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為卜筮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所不能成之所能。百姓得以與聖人之所已成之能也○臨川吳氏曰。健順易簡。知險知阻。此天地之能。說心研慮。定吉凶成亹亹。此聖人之能而成天地之能也。云為之祥。象占之知。此百姓之能而與聖人之能者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本義）象謂卦畫。爻彖謂卦爻辭。朱子曰。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

〇張子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為六十四卦爻彖所趍各異。故曰情言〇南軒張氏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此八卦所以告人以象。至於爻者變也。彖者材也。皆有辭者。此聖人以情而言於人也。剛柔雜居則交通以趍時。而或失或得。故吉凶見焉〇雲峯胡氏曰。以象告者。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後天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上古觀之於象可見。後世非爻彖以情言不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烏路反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 或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是如何。朱子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唯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隣近則有

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唯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恐是這樣意思○平菴項氏曰。上文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則象之所以示人者明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殊也。是故愛惡相攻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此四相者爻之情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啇畧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總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情偽。姑就淺深分之。若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槩以近者明之○進齋

徐氏曰。易道變動。以利言也。而卦爻之辭有吉有凶。以其情之有所遷耳。愛惡相攻。如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以與初相愛也。謙六五利用侵伐。上六利用行師。以與九三相愛也。同人九三伏戎于莽。惡九五也。九五大師克相遇。惡三四也。遠近相取。如姤九五以杞包瓜。上九姤其角。遠取初六也。解六三負且乘。近取二四也。豫六三盱豫。近取九四也。情僞相感。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以情感乎五也。屯六四求婚媾往。以情感乎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躬。以僞感乎二也。漸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以僞感乎四也。凡此皆以情遷者也

○臨川吳氏曰。爻彖以情言。彖與爻皆言情也。吉凶以情遷。則情專屬爻而不及彖何也。蓋變動以利言。利亦自情而生也。彖亦有情。爻亦有利。互文也。不相得。謂惡相攻僞相感近不相取。則愛相攻情相感近相取爲相得矣。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夫子之已言者三。其未言者三。總之凡六條。然此據近之比爻言爾。若遠之應爻及主爻亦當各備六條。總之爲十八條矣。愚嘗以此十八條之例考之爻辭皆合。乃知作傳聖人以此該括易之辭情至爲精密。而諸家註釋。唯項氏能究其底蘊焉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朱子曰中心疑者其辭枝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枝者如木之有枝開兩岐去○問此章切疑自吉凶可見矣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人占時上說如何曰然○節齋蔡氏曰漸三所繫將叛者之辭也睽上所繫中心疑者之辭也臨二所繫吉人之辭也睽三所繫躁人之辭也中孚三所繫誣善之人之辭也節上所繫失其守者之辭也○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居其五叛非叛逆但背實棄信皆是也言與實相背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守謂其所依據吳王失國故辭屈於晉夷之失對故辭屈於孟子皆失其所據也以類推之艮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失智人多險文士罕守剛柔之變其盡於此矣○雲峯

胡氏曰。末及六辭。則謂非特彖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進齋徐氏曰。叛。背叛也。背叛正理其中有慊。則發於言辭自然慚怍也。枝。如木之有枝開兩岐。疑者可否未決。則其辭不直截或兩岐也。誣善者。謂誘善爲惡言語不實。如物在水上浮游不定。失其守者。言見理不定无所操執。其辭多屈而不伸也。言。心之聲。由乎中而見乎外。孟子詖淫邪遁一章。意亦如此。○臨川吳氏曰。易之辭皆由情而生。人之辭亦由情而生。故此又以人譬之。本義云。卦爻之辭亦由是也。此篇首章云繫辭焉而命之。又云聖人之情見乎辭。蓋唯聖人能因易之情而繫易之辭是爲一篇始終之脉絡云。○息齋余氏曰。上繫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結。下繫以諸辭之不同者爲結。義相發也。吉人辭寡。其默成之次歟

右第十二章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三



#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四

## 說卦傳

臨川吳氏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爲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爲說卦傳之發端也○雙湖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立卦。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甚備。其象多是夫子所自取。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來千五百餘年未能勘破此義。以爲夫子只是檃括前聖所取之象求之於經又不同。是以言象者多牽合傳會而不得其說。愚嘗謂數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於經不盡合。蓋夫子自取之象爲多。不必盡同於先聖。若分文王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音尸

程子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本義）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龜筴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朱子曰。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以能出這物。○生蓍。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問生蓍按本義引龜筴傳蓍生滿百莖爲證。某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蓍者。猶言立蓍而用之耳。未知是否。曰。卦爻是人所畫。蓍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蓍而用之爲生蓍。亦不成文理○陸氏德明曰。說文云。蓍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毛詩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建安丘氏曰。蓍神草。所以用筮而求卦者。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言聖人作易幽則贊於神明。而生蓍以爲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托而易之用行矣。○楊氏曰。天地生蓍之靈也。固可以揲而成卦衍而爲數。不有聖人幽贊於神明。則混同於區宇之間。與凡草木俱腐爾。神明之道何自而通乎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七南反

【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故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

朱子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參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參兩。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邊成六。又把箇三數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三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此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爲三。一箇地。兩之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二一其三爲七。兩其三一其二

爲八。二老爲陰陽。二少爲剛柔。參不是三之數。是无往參爲之參。○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成五。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瓜山潘氏曰。蓍數卦爻易之粗也。道德性命易之妙也。參天兩地。謂五也。數數者必以五。雖窮乎十百千萬必以五數之。所以倚數也○建安丘氏曰天。陽也。陽象奇。奇一畫中實得三分。參天之數。地。陰也。陰象偶。偶一畫中虛。比陽闕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倚。依也。言卦畫之數依此而起也。故三奇爲乾。則三其參天之數而爲九。是謂老陽。三偶爲坤。則三其兩地之數而爲六。是謂老陰。二奇一偶爲巽離兌。則二參一兩而爲八。是謂少陰。二偶一奇爲震坎艮。則二兩一參而

爲七。是謂少陽。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此立卦生爻之本也

##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或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是就蓍數上觀否。朱子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蓍數處○上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問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六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又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誠齋楊氏曰。數既形矣。卦斯立焉。聖人因其變之或九或七而爲陽。因其變之或六或八而爲陰。變至十有八而卦成焉。聖人无與也。特觀其變而立之爾。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

之柔。聖人无與也。特發揮之爾。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節齋蔡氏曰。變即十有八變之變也。陰陽。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陰陽之變即所以爲爻。復言發揮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也

##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程子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衆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如木可以爲

性。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張子曰。程子說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併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便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朱子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知。盡性是行。覺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爲孝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至者。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如舜盡事親之道。至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本義 和順從容。无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

理。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

聖人作易之極功也或問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朱子曰。是就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之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无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〇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一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於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這般字改移不得〇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〇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〇窮理是知上說。盡性是仁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又問窮理盡性至於命。曰。此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盡具許多道理。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易者性命之原。

此只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窮理
盡性至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
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了
方至於命。聖人作易時。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
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
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
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
自淺至深○雲峯胡氏曰。蓍本自神明。聖人幽贊之而
已。天圓地方之象自具一二之數。聖人不過參之兩之
而已。其爲數也。自有陰陽之變。其爲變也。自成剛柔之
爻。聖人不過觀其變而發揮之爾。於蓍卦之德則和順
之而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窮
一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爲
一矣。天命自然而然。聖人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爲
也○進齋徐氏曰。如乾爲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貞則其
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而統言之。所謂和順
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爻義以窮天
下之理。明卦德以盡一己之性。窮理盡性。則進退存亡
得喪之天道可以知。而天命在我矣○勉齋黃氏曰。性
命一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命係於氣。則天之

所賦吾之所受者。剛柔通塞受制於不齊。性命純乎德。則天之所賦吾之所受者。中正純粹皆原於固有之德。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天德天理。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亦一而已。非二物也。如此。則氣之偏者變而正。柔者變而強。昏者變而明矣。其不可變者。死生壽夭有定數也。○南軒張氏曰。義在我也。命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不知義不知命。此聖人不得已而生蓍倚數。立卦生爻。凡以爲天下不知義命者設也

右第一章 漢上朱氏曰。此章自昔者聖人上倚數。說策數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說揲蓍分卦也。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說爻有變動也。和順止至於命。說所係爻彖之辭也。○雙湖胡氏曰。此章。大抵論伏羲作易後欲教天下後世用易。故示人以因蓍求卦之法。无非欲使斯人安於義命之天而已。聖人雖專指伏羲。然文王周公係辭。初不出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程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不兩則无用。又曰。陰陽剛柔仁義。只是一箇道理。○仲尼言仁。未嘗兼義。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

本義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

恐是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秪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仁義看來當作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得與人自是无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問仁如何比剛。曰。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問楊子雲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剛

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又曰。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問兼三才而兩之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爲兩。○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剛柔。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建安丘氏曰。上言窮理盡性至命。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然所謂性命之理。即陰陽柔剛仁義是也。以爻分之。則上二爻爲天之陰陽。下二爻爲地之柔剛。中二爻爲人

之仁義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剛柔。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和順於道德。統言之也。理於義。析言之也。此章六畫而成卦。統言之也。分陰分陽迭用剛柔。六位而成章。又析言之也。○雙湖胡氏曰。易為斯人作也。性命之理。天所賦於人。人所受於天之理也。聖人將以順人心性命之理。是以兼三而兩。六畫成卦。以立天地人之道。三才之道。雖有陰陽剛柔仁義之殊。大抵以立人道仁義為主。蓋人負陰陽之氣以有生。有剛柔之質以有形。具仁義之理以成性。莫不有三才之道焉。仁義之道立。即所以使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順性命之理也。故下文惟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成六位之章。而不復言仁義者。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揲蓍求卦。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亹亹。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矣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射音石

本義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朱子曰。先天圖更不可易。以象言之。天居上。地居下。艮爲山故居西北。兌爲澤故居東南。離爲日故居于東。坎爲月故居于西。震爲雷居東北。巽爲風居西南。○問山澤通氣。只爲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之升於山爲雲爲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爲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射音食。犯也。是不相害。音斁。是不相厭。二義皆通○問射二音孰是。曰。音石是。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

水火本是相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却相為用。若无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問八卦相錯。曰。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平菴項氏曰。八卦既成。按而數之。天地以上下直對。水火以東西橫對。雷風山澤以四角斜對。八卦相錯。粲然有倫也○臨川吳氏曰。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上天下地。定其尊卑之位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山根着於地。澤連接於天。通乎天地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相衝激也。水火不相射者。坎西離東。一左一右。不相侵克也○雲峯胡氏曰。八卦錯而為六十四卦。其位亦然。觀之圓圖可見矣○柴氏中行曰。不言八卦而言八物。非物无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色主反）

本義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

朱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卦。○潛室陳氏曰。易本逆數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四。有四便有十六以至于六十四。皆由此可以知彼。由今可以知來。故自乾一以至于坤八。皆循序而生一如橫圖之次。今欲以圓圖象。渾天之形。若一依此序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故伏羲取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以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艮兌震巽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震離皆屬陽。巽坎艮坤皆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圖必從中起者。蓋萬事從心出之義。卦必從復起者。蓋天開於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之間爲春分。以至于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之間爲秋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能推其未生之卦。如

今日逆計來日。故曰知來者逆。然本其易之所成。只是自乾一而兌二。離三而震四。巽五而坎六。艮七而坤八。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曰易逆數也○雲峯胡氏曰。諸儒訓釋此。皆謂已往而易見爲順。未來而前知爲逆。易主於前民用。故曰易逆數也。惟本義依邵子以數往者順一段爲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爲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發邵子之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此本義之功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暅況晩反 說音悅

本義 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 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兩句恁地說得好○節齋蔡氏曰。動則物萌。散則

物具。二者言生物之功也。潤則物滋。烜則物舒。二者言長物之功也。止則物成。說則物遂。二者言收物之功也。君則物有所歸。藏則物有所息。二者言藏物之功也。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而上章則言卦象自相爲用。此章則言八卦造物流行有生長收藏之事也。○建安丘氏曰。雷動風散。乾坤初交相易而爲震巽也。雨潤日烜。乾坤中交相易而爲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交相易而爲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然六子致用主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雲峯胡氏曰。自動至烜。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

右第四章 雲峯胡氏曰。此章卦位相對與上章同。特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則終之以乾坤也。○潘氏夢旂曰。上章先言乎天地之无爲。後言乎六子之相爲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乎六子之職。後言乎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无以主之藏之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說音悅後同

本義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朱子曰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存慰勞他○問戰乎乾何也曰此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又曰艮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節齋蔡氏曰帝者以主宰乎物爲言也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於時爲春齊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爲春夏之交也相見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爲夏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爲秋夏之交也

說言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兌居西方於時爲秋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乾居西北於時爲秋冬之交也勞者萬物歸藏於内而休息也坎居北方於時爲冬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艮居東北於時爲冬春之交也○雙湖胡氏曰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龜山楊氏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榕壇林氏曰出而齊齊而相見見而致養養而後說說而後戰戰而後勞勞而後成成而復出自然之序也○雲峯胡氏曰自出震以至成言乎艮萬物生成之序也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故謂之帝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蓋以彖辭坤西南得朋蹇不利艮之東北而知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

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程子曰。南北之位所以定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始萬物。又曰。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絶之理。故相攙掩過。終始萬物萬物盛乎艮。此儘神妙。須研窮這箇理

本義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柴氏中行曰。此言八卦見於一歲之造化○節齋蔡氏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遍乎物。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震巽離乾坎艮皆

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互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於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誠齋楊氏曰。由帝出乎震至於成言乎艮者。帝之所乘也。由萬物出乎震而至於成言乎艮者。又萬物之所主也。帝乘之萬物主之者。悉皆由乎八卦也。聖人象八卦而為治。故南面而治取諸離。離者陽明之卦。萬物交相見之時。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以之而垂拱。豈不宜哉。然聖人不獨取諸離以為治。至於握乾符闡坤維。與震巽坎兌之治。无非取之也。易舉其一。則其他可以類推矣。抑嘗觀之。帝與萬物所乘者皆八卦也。於帝獨言致役。役乎坤。而萬物言致養。何耶。曾不知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

殺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至於他卦不言戰而乾言戰。則乾西北之卦。九十月之交。陰盛陽微之時。故不能无戰。何則。陰疑於陽必戰。不然。則坤之上六。十月之卦也。何以言龍戰于野、由此而觀。則言陰陽相薄之語。不爲虛設矣

右第五章

本義 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朱子曰。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爲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進齋徐氏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

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主。循環无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雙湖胡氏曰。邵子以此章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坤卦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正此章之方位也。蹇解卦辭亦然。竊嘗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圓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橈乃飽反熯呼但反。說音悅。悖必內反

程子曰。神是極妙之語。○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本義 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朱子曰。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似是伏羲卦。○問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爲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无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切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又曰。此兩段却除了乾坤。着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

則乾坤在其中矣。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序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漢上朱氏曰。上說天地定位。六子致用。此說六子合而爲乾坤。乾坤合而生神。妙萬物而爲言者。物物自妙也。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横渠曰。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南軒張氏曰。八卦各有所在也。而神則无在而无不在。八卦各有所爲也。而神則无爲而无不爲。強名之曰神者。卽其妙萬物而爲言也○龜山楊氏曰。離帝而爲神。則其運无方。其居无迹。非妙萬物者能如是乎。前論震離坎兌艮巽之屬則兼乾坤而言之。此不言乾坤而言六子者。豈非乾坤其始任六子以成功。及其終也。六子成其功以歸於乾坤。乾坤則有不與者乎○沙隨程氏曰。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建安丘氏曰。序六子之用不

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爲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於山也○虞氏翻曰。不言乾坤者。乾主變。坤主化。言變化則乾坤備矣○進齋徐氏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對待之體而言。文王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平菴項氏曰。動撓燥說潤盛。皆據後天分治之序。而相逮不相悖通氣變化復據先天相合之位者。明五氣順布四季分王之時。而无極之眞二五之精所以妙合而凝者。未始有戾於先天之事也。苟无此章。則文王爲无體。而伏羲爲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相逮與不相射。相薄與不相悖。此皆互言之也

右第六章 平菴項氏曰。上章陳八卦。辨其分治之跡。此章舉八物。明其氣化之神○雲峯胡氏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所以始。皆神之所爲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

橈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本義 此言八卦之性情

朱子曰。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萬物之理。陽在下爲震。震動也。在上爲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自止。○節齋蔡氏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陰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雲峯胡氏曰。夫子欲於下文言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者其眞。彖傳於巽不言入而直言巽。坎不言陷而言險。離罕言麗而言明。則又得其眞矣

右第七章 臨川吳氏曰。此章以八字斷八卦之德。其下乃以物以身以家依八德之類而分主之。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又非上章先天後天之序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本義 遠取諸物如此 或問易之象。朱子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通○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徐彥章說本義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不得。如坤爲牛。遍求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頤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臨川吳氏曰。健而行不息者馬也。順而勝重載者牛也。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

者龍也。龍之潛於淵底者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與地風同其感者雞也。雞之鳴於丑半者重陽之時也。或曰雞之行。首動於前足動一於中。身不動而隨其後。能動之二陽在前在中不動之一陰在後也。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躁者豕也。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外剛能止物而中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說草而中內剛狠者羊也。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平菴項氏曰。造化權輿云。馬乾象故蹄圓。牛坤象故蹄拆。○括蒼龔氏曰。雞羽屬也。而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故巽爲雞。○南軒張氏曰。豕主汙濕。其性趨下。故坎爲豕。雉性耿介而外文明。故離爲雉。艮爲狗。言其止於人而能止人也。○雲峯胡氏曰。周公以乾爲龍。而夫子以爲馬。文王以坤爲牝馬。而夫子以爲牛。以見象之不必泥也。如此。學易者必以坤爲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或以互體變爻取。至不可取。則又取離之牝牛。其鑿甚矣。要之天地間萬物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物哉。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八卦取象。有括文王周公彖爻之例者。有自括大象之例者。又

有於說卦別取者。如上章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括大象之例。如此章乾馬兌羊巽雞離雉。是括周公爻例。周公於大畜乾爻稱馬。大壯似兌稱羊。中孚巽爻稱雞。睽互坎卦稱豕。至若坤牛震龍艮狗。實夫子於說卦又有所取。而前聖未有其例者也。下章皆然。數聖人取象本各不同。如必欲執彖爻之象盡求合於說卦。則多不通矣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本義 近取諸身如此 或問艮何以爲手。朱子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恁地。○建安丘氏曰。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附外。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口開于上。又曰。震陽動于下爲足。艮陽止于上爲手。手上而足下也。巽陰兩開于下爲股。兌陰兩拆于上爲口。口上而股下也。○平菴項氏曰。足動

股隨雷風相與也。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口與鼻通。山澤通氣也○漢上朱氏曰。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於足。其六動於手。動於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於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緩行。坎爲耳。陽陷乎陰也。輪偶者陰也。竅竒者坎中之陽也。精脫腎水竭則槁。離爲目。陰麗乎陽也。陽中有陰故肉白。陰中有陽故精黑。精竭者目盲。離火无所麗也。離爲日。寐者神棲於心。其日昃乎。寤者神見於目。其日出乎。故寐者形閉。坤之闔也。寤者形開。乾之闢也。一闔一闢目瞑耳聽。唯善用者能達耳目於外。唯善養者能反一耳目於内也○雲峯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此。要之一身之中无非易也。又豈特此八者爲然哉○息齋余氏曰。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者六子以反對。遠取諸物者。六子以序對。四者易而坎離不易也。首以君之。腹以藏之。足履於下爲動。手持於上爲止。股下岐而伏。口上竅而見。耳外虛。目内虛。各以反對也。其在物。乾坤與二少皆取走。二長二中。二走一飛。龍者走之飛。雞者飛之走。各以序對也

右第九章 雙湖胡氏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爲腹與明夷六四同。巽爲股與咸九三互體同。兌

爲口與咸上六輔頰舌同外餘皆自取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色白反長丁丈反少詩照反下章同

本義 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朱子曰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爲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說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又曰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

之次序言也○一索再索之說初間畫卦時也不恁地乾坤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節齋蔡氏曰乾坤交而生震巽坎離艮兌故以能生者為父母而生者為子一索再索三索者以初中終三畫而取此長中少之序也震坎艮皆陽故曰男巽離兌皆陰故曰女○平菴項氏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漢上朱氏曰將說天地生萬物而先言人者天地之性人為貴萬物皆備於人也乾天也為陰之父坤地也為陽之母萬物分天地也男女分萬物也察乎此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同體是故聖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伐一草木殺一禽獸非其時謂之不孝○柴氏中行曰先儒不以此章並於諸象是惑於謂之之語而未循本以求之也又但知男女之為人而未知物物有男女之象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以人言之耳不然何以別象中有為父為長子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等語與此章所稱无異此蓋以男女分八卦言也物皆有雌雄牝牡之異則父母男女之象也其生皆有先後次序之異則長中少之象也或曰乾坤生萬物有男女之別固也其生也皆生孰見其長中少之異有長中少之異者物自為父母而生也殊不知父母

之生。即天地之生也。豈於父母之外。別有天地之生乎
○雲峯胡氏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要當以
語録說爲正。若專言揲蓍求卦。則无復此卦序矣。要之
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卦之初畫時。
即有此象也。
讀者詳之

##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圜音圓駁邦角反

程子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爲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某物。各以例擧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

（本義）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 朱子曰。卦象指文王卦言。

所以乾言爲寒爲冰○荀爽有集九家易解十卷○節齋蔡氏曰。積陽爲天。陽體動爲圜。尊而在上爲君。圜而在上爲木果○沙隨程氏曰。爲圜。天之體也。爲君。居上而覆下也。爲玉。德粹也。爲金。堅剛也。爲寒。位西北也。爲水。寒之凝也。爲大赤。盛陽之色也。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艮爲果蓏。則下有柔者存焉○瓜山潘氏曰。圜。无端也○息齋余氏曰。乾爲寒者。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也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縉雲馮氏曰。乾居西北。其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平菴項氏曰。良馬德莫加焉。駁馬。鋸牙食虎。力莫加焉。老馬。智最高。瘠馬。筋骨至峻○鄱陽董氏曰。按韻會。駁。獸如馬。鋸牙食虎豹。宋劉敞奉使契丹。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駁也。爲言形狀音聲皆是。虜嘆服之。又駁。馬色不純。或曰。純極而駁生焉○臨川吳氏曰。坎中陽爲赤。乾純陽。赤加大字。以別於坎也。馬加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異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良。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鋸牙食虎豹。健之最威猛者也○楊氏曰。果實而不剝於陰爲木果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雙湖胡氏曰。乾无所不

統為君。變生六子為父。交剛位間柔相濟為玉。交純剛為金。金故為寒。金生水。永極寒、為冰。又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純陽而健為馬。在春為良。夏為老。秋為瘠。冬、為駁。乾取象无所不包。不可輿諸卦例論。故發其義。又曰。夫子取乾象稱馬本之大畜文外餘皆所自取。如乾天坤地之類。亦夫子彖傳大象所取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釜房甫反 嗇音色

本義 荀九家有為牝。為迷。為方。為囊。為裳。為黃。為帛。為漿。進齋徐氏曰。坤積陰於下故為地。物資以生故為母。動闢而廣故為布為均。虛而容物故為釜。靜翕而不施故為吝嗇。性順故為子母牛。厚而載物故為大輿。坤畫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衆。有形可執故為柄。純陰故於色為黑。○融堂錢氏曰。吝嗇至陰之性。女子小人未有不吝嗇者。為文。正蒙曰坤為文衆色也。又曰。物之生

於地至雜而文。柄者。生物之權○南軒張氏曰。均者。其勢均平而无偏陂者也○臨川吳氏曰。爲布。旁有邊幅而中平廣也。爲大輿。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坎惟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也。爲柄。謂在下而承物於上。凡執持之物。其本着地者柄也。其於地也爲黑。黑。地之土色有五。若坤之所象。則於地爲黑土也。黑者。極陰之色也○息齋余氏曰。玉金。自然之實。布釜皆出於金。然受變於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之坤歟。布。謂泉也。又曰。吝嗇者。翕之守也。均者。闢之敷也。柄也者。勤於造事而不名其功者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坤象稱輿。本之剝上九爻。稱衆本之晉六三爻。餘皆所自取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旉音孚筤音郎萑音丸馵主樹反蕃音煩

本義 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節齋蔡氏曰。陽動于下故爲雷。陰陽始交故爲玄黄。陽氣始施故爲旉。萬物畢出故爲大塗。動故爲決躁。氣始亨。故於馬爲善鳴。陽在下。故又爲馵足。爲作足。陰在上。故爲的顙。的白也。而顙在上也。詩所謂白顛。傳所謂的顱是也。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爲反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臨川吳氏曰。爲玄黄。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初畫爲玄。得坤中畫上畫爲黄。孔疏謂玄黄雜而成蒼色也。爲旉。字又作藪。與華通。花蔕下連而上分爲花出也。爲大塗。一竒動於內。而二偶開通。前无壅塞也。爲決躁。決者。陽生於下而上進以決陰。躁者。陽之動也。爲蒼莨竹。蒼深青色。莨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爲萑葦。萑荻。葦蘆竹。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虛。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善鳴者。陽在内爲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馵足。足骹白。陽之色。作足。足起起。陽之健。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其於稼也爲反生稼。諸穀之類。反生。萌芽自下而生。反句。向上。陽在下也。其究爲健。中上二畫變則爲乾也。爲蕃鮮。蕃盛而鮮美。謂春生之草也。草下一根而葉分開於上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震卦象稱雷本彖辭震驚百里。稱長子本

師六五爻互震體。稱馬本屯卦諸爻。餘皆自取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本義 荀九家有爲楊。爲鸛 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

○進齋徐氏曰。巽入也。物之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繩。糾木之曲而取直者。工。引繩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故於色爲白。木下入而上升。故爲長爲高。陰性多疑。故爲進退。爲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爲臭。髮。陰也。陽盛於上爲寡髮。二陽在上爲廣顙。離爲目。反離中爻於下。故爲多白眼。陰得乎陽。故爲近利市三倍。或謂離日中爲市。而巽近之。故有此象。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故其究爲躁卦

○融堂錢氏曰。爲木者。幹陽而根陰也。爲長者。風行也。爲高者。木性也。寡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也。

〇節齋蔡氏曰。爲進退不果者。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〇臨川吴氏曰。臭者。香羶腥焦朽之五氣。凡物有聲色臭味。聲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爲臭。反以三陽。則震一陽内主爲聲。兑者。巽之反休爲味。艮者震之反。體爲色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皆上陽盛也。以頭言。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以顙言。陽體勝者額廣。陰體勝者額狹。以眼言白者爲陽。黑者爲陰。離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匀。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上白多於黑也。爲近利市三倍。義理陽也。利欲陰也。震陽在内。義理主於内也。故一剛爲主於内之卦爲无妄。巽陰在内。利欲主於内也。故爲近利。曰市三倍者。猶詩言賈三倍。謂市物而得利三倍。近利之至甚者也。其究爲躁卦。三畫皆變則爲震也。震之三畫皆變則成巽。巽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震不變其初畫之陽而但變其中上二畫。故其究爲乾而不爲巽。於巽先變其初畫之陰而盡變其初中上三畫。故其究爲震而不爲坤。蓋喜陰卦爲陽卦。陽卦爲純陽卦。而不欲陽卦爲陰卦。陰卦爲純陰也〇雙湖胡氏曰。夫子於巽卦取象稱木本之漸六四外。餘皆自取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輮如九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

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閻氏彥升曰。坎一陽在內而明。二陰在外而陷。內明外陷。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進齋徐氏曰。內明外暗者。水與月也。坎內陽外陰。故爲水。爲月。陽匿陰中。故爲隱伏爲盜。太玄以水爲盜。陰陽家以玄武爲盜。以其皆屬北方之坎也。陽在陰中抑而能制。故爲矯輮。爲弓輪。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故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坎中實則爲病。爲痛。三畫之卦。上畫爲馬顙。下畫爲馬足。坎中畫

陽。故爲美脊。爲亟心。上柔。故又爲下首。下柔。故又爲薄
蹄。爲曳。柔在下不任重。故於輿爲多眚。坎維心亨。故爲
通。剛在中。故於木爲堅多心。○鄭氏正夫曰。陽居中而不
无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則起而不
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爲隱伏。素問金在志爲憂。水
在志爲恐。恐則甚於憂。故爲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
故爲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爲恐。恐則傷
腎。故爲耳痛。氣爲陽。運動常顯。血爲陰。流行常幽。血在
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爲血卦。○臨川王氏曰。水之勢一
曲一直。一方一圓。皆順其勢之所利而因其人之所道。
故爲矯輮。○臨川吳氏曰。爲血卦。離火在人身爲氣。坎
水在人身爲血也。爲赤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
也。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脊者外體
之中。心者內藏之中。坎陽在中。故脊美。心亟急也。前畫
柔。故首下而不昂。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其於輿爲多
眚者。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於險道。不若坤輿之
行於平地者易且安也。○沙隨程氏曰。坎於馬爲曳者。
陷則失健也。○潘氏夢旂曰。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
也。○雙湖胡氏曰。夫子取坎卦象。如輪本既未濟爻。如
心本坎卦彖。如血本需卦爻。如馬本屯卦爻。如輿本睽

卦文。如盗本蒙賁等卦卦文。此外皆自取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乾音干蟹户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

本義 荀九家有爲牝牛

節齋蔡氏曰。内暗外明者火與日也。離内陰外陽。故爲火爲日。陰麗於陽則明。故爲電。剛在外。故爲甲冑。爲戈兵。中虛。故於人爲大腹。火熯燥。故爲乾卦。外剛内柔。故爲鱉爲蟹爲蠃爲蚌爲龜。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科空也。木既中空。上必枯槁矣。○南軒張氏曰。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腹陰而有容。坤爲腹。離得坤中爻亦爲腹。○楊氏曰。鱉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躁。取其上下二畫之剛。蠃取善麗之象。蚌取中虛之象。龜取文明之象。○張子曰。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而燥也。○括蒼龔氏曰。科上槁。中虛而外乾也。○雙湖胡氏曰。按張子謂附而燥。是不以科爲木科。爲水盈

科之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也。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又按夫子取離卦象。如曰本離晉革豐彖辭。如鼂本頤損益似體。此外皆所自取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蓏力火反　黔其廉反　喙況廢反

本義　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爲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鄭氏正夫曰。靜以上者山也○臨川吳氏曰。爲徑路。徑者路之小也。艮者。震之反體。高山之上成蹊。非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坎剛在坤土之中。則象平地土中之大石也。爲門闕。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似門闕也。爲果蓏。果者木實。蓏者草實。乾純剛故爲木果。艮一剛在上者木之果。二柔在下者草之蓏。爲鼠爲黔喙之屬。皆謂前剛也。黔字當與鈐通。以鐵持束物者。黔喙之屬。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也。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剛在外也○平菴項

氏曰。震爲旉爲蕃鮮。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開封耿氏曰。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於前而衛內之柔者也○冷氏曰。鳥善以喙止物者。黔喙之屬也。巽能曲直。故爲木之全材。坎陽內。故堅多心。艮陽上。故堅多節。離爲火。於木生盛則藏於本。生衰則顯於末。故爲科上槁○白雲郭氏曰。三陽卦艮獨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无行健之功。徒有嚙噬之象○雙湖胡氏曰。艮爲山。一陽高出二陰之上而止其所也。爲指。艮爲手而所用以止物者又在指也。又按夫子取艮卦象。如石本之豫互體之爻。如鼠本之晉互體之爻。如果本之剝上爻。此外皆所自取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鹵力杜反

本義 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進齋徐氏曰。陰停於外。故爲澤。巫。口舌之官。以口語

說神者。兌上拆口象。故爲巫爲口舌。金氣始殺。條枯實
落。故爲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潤極。故爲
剛鹵。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剛鹵之地不能生物。鹵
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則足以爲鹵
而已○節齋蔡氏曰。少女從姊爲娣。故爲妾。內狠外說
故爲羊○漢上朱氏曰。澤者。水之聚。二陽沉於下一陰
見於上。坎兌一也。故坎壅成澤。澤決成川。口者。說見於
外也。舌者。動於內也○鄭氏正夫曰。通乎幽者以言說
乎神。故爲巫。交乎顯者以言說乎人。故爲口舌○融堂
錢氏曰。爲毀折。上柔象。爲剛鹵。水本柔也。凝而鹵。陽聚
於下也○息齋余氏曰。陰在上皆有決義。震陽動。故躁。
兌陰說。故附決。躁者。有所去以達其怒也。附決者。始雖
親而動不免於去也○平菴項氏曰。地之鹵。非不潤也。
暫熯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久焉。然不生物。以
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土則甘而爲露。露之凝
爲霜。其下則鹹而爲鹵。鹵之凝也爲鹽。二者皆殺物之
具也。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
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沙隨程氏曰。八卦之象八物
而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則又可以
類萬物之情。然說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如乾爲天

坤爲地之類是也。有不與卦文相符者。如乾坤稱龍而不必在震。坤屯稱馬而不必在乾之類是也。有見於卦文而說卦不載者。如漸之鴻中孚之豚魚之類是也。有見於說卦而卦无之者。如爲釜爲布爲嬴爲蚌之類是也。若夫大琴謂之離。小罍謂之坎。此見於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進齋徐氏曰。易道无窮。苟通其類。可以盡利。王弼所謂忘象忘言。固非說卦之意。而荀九家又遂一附益於說卦之後。亦豈足以盡擬議之神哉

##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於經。亦不盡合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爲多有不可曉。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爲馬。此則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爲牛。此則爲子

母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爲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爲大輿。載於下而方。震爲決躁。巽爲進退爲不果。剛柔之性也。震巽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坎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故於人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爲大腹。艮爲閽寺爲指。陽之止也。兌爲巫爲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爲大塗。反而艮則爲徑路。大塗。陽闢乎陰无險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爲長爲高。反而兌則爲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乾爲馬。震得乾初之陽。故於馬爲善鳴馵足作足的顙。震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爲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似乾馬之良。美脊似乾馬之脊也。作足者。陽下而強。薄蹄者。陰下而弱也。坤爲大輿。坎爲輿爲多眚。坤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巽爲木。榦陽而根陰也。坎中陽。故於木爲堅多心。艮上陽。故於木爲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爲科上槁。震爲敷。乾爲木果。震之一陽。花之敷。乾之三陽。果之結。乾爲木果。艮爲

果蓏。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爲隱伏。因而爲盜。巽爲繩直。因而爲工。艮爲門闕。因而爲閽寺。兌爲口舌。因而爲巫。有不言而互見者。乾爲君。以見坤之爲臣。乾爲圜。以見坤之爲方。吝嗇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均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爲文者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知其始於天者不可見矣。爲柄者有形之可執也。乾之氣不可執矣。離爲乾卦。以見坎之爲濕。坎爲血卦。以見離之爲氣。巽爲臭。以見震之爲聲。巽離兌三女。震爲長子。而坎艮不言者。尊嫡也。於陽之長者尊之也。兌少女爲妾。而巽離不言者。少女從姊爲娣。於陰之少者卑之也。乾爲馬。震坎得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馬也。他可以觸類而通矣 ○柴氏中行曰。易自太極而分陰陽。變化在物。莫非象也。爲馬爲首一稱乎父三章。正象也。爲天以下八章。別象也。今以一物言之。使人以類觀。則八卦何物而不具。且乾爲馬爲首以下。亦馬一體象也。男女之分。亦馬牝牡象也。別而言之。於乾又有良老瘠駁之不同。於震又有善鳴馵足作足的顙之各異。於坎又有美脊

亟心下首薄蹄之别。坤之象又爲牝馬。自此推之豈一端哉。又曰。此八卦别象。然自坤而降或曰其於地。其於人。其於馬。其於輿。其於稼。其於木。唯乾无之何也。蓋物不足以盡卦則正言爲天爲地之類。卦不足以盡物。則有其於人其於木之類。至於乾之爲道无不周徧。萬物皆不足以盡之。故无所言焉。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精之爲道德性命。粗之爲形色聲容。内之爲視聽言動。外之爲君臣父子。大而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不偏不倚道之大原也。人徒知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飢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孰知自頂至踵天之與我者有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理。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識。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於神。明无怍於人。直與天地相爲終始。是則豈直俟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眞筌蹄耳○雙湖胡氏曰。說卦之象。夫子自

取爲多。括前聖之例爲少。故求之於經不盡合也。嘗考之說卦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夫子初未嘗有先後天之分也。自邵子發明之。朱子表章之。然後羲文之易辨明於世。而夫子所論八卦方位之不同始各有歸着。俾學者觀於卦位之對待流行而先後天之分較然矣。今觀第六章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至莫盛乎艮。是承前章論後天八卦之位。自水火不相逮至旣成萬物也。仍是先天八卦位次。啓蒙亦已言之矣。若自第七章至第十章啓蒙引之以爲文王觀已成之卦推未明之象以爲說。而謂之後天之學入用之位。竊謂自七章至篇末十一章皆先天八卦位次。而夫子推未明之象以爲說。故其卦次與第三章第四章同。姑附臆說于此

## 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或問序卦非聖人之書信乎。朱子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

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於无窮便是精○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爲始終○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而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而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未嘗不均也○臨川吴氏曰。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

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易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皆以施用於人事者起義。而夫子爲之傳以發明其卦序之意。或者乃疑其非夫子之作。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今欲安置一物猶求一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必須布遍精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雙湖胡氏曰。文王序卦。大抵本先天圖以東西南北四方正卦乾坤坎離爲上經之始終。以西北隅艮東南隅兌合而爲咸。西南隅巽東北隅震合而爲恒。四隅反卦爲下經之始。而終之以既未濟。則亦坎離之交不交也。故乾坤坎離四純卦皆居上經。震巽艮兌四純卦皆居下經。又以反對爲次。雖非伏羲之舊而先天一圖大旨則備見焉。夫子序卦直以卦名發其次第之義。而他則未暇及耳。又按呂氏要指曰。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剥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益。困

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妙歟。又嘗合上下經始終而論之。乾坤天地也。坎離水火也。以體言也。咸恒夫婦也。旣未濟水火之交不交也。以用言也。上經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燥而不降。腎水涸竭而不升。百病侵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爲終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臨川吳氏曰。此言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謂乾坤二卦。○雙湖胡氏曰。乾坤爲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乾坤會遇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張子曰。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平菴項氏曰。屯不訓盈。剛柔始交。雷雨動盪。其氣充盈。故謂之盈耳。謂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若屯之訓。紛紜盤錯之義耳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雙湖胡氏曰。乾坤後次屯蒙者。震坎艮以三男代父母用事。雖无乾坤正體。然三男實坤三索於乾而得。育互體之坤。亦是坤與三男會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漢上朱氏曰。幼穉而无以養之。則夭閼不遂。蓄德養才者亦然。○南軒張氏曰。需者乃養之以中正。爲飲食之道也。○雙湖胡氏曰。中正。取五爻象。然需待亦有從容不迫後其食之道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漢上朱氏曰。乾餱以愆。家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以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雙湖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爲師比。自此至比三男卦震艮各一用。坎獨六用者。亦見天地間水爲最多。猶人一身无非血脉之流轉也

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張子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平菴項氏曰。履不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爲有禮也。○雙湖胡氏曰。師比後乾方與巽兌會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兄從父始入用。惟離中女未用耳。乾坤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纂註 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 漢上朱氏曰。禮者履而行之者也。所履者君子之大道。故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鄱陽董氏曰。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正此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南軒張氏曰。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安有久通者乎。故受之以否。夫泰而驕所以致否。否而畏所以復泰。○雙湖胡氏曰。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爻其會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涑水司馬氏曰。否者。物不相交之卦。不相交則異。異則爭。爭則窮。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所以通之也。物通則

大有矣○雙湖胡氏曰。泰否而後乾坤異處。乾自與離相遇爲同人大有。至此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用矣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漢上朱氏曰。認物之歸爲己有者必驕。驕則亢滿。大復爲累矣。有大者不可盈。故次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雙湖胡氏曰。同人大有後。坤又自與艮震相遇成謙豫。亦爲長少二男之從母也。至此震艮二男復用事矣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漢上朱氏曰。以喜隨人必有所事。臣事君。子事父。婦事夫。弟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雙湖胡氏曰。謙豫後。震兌巽艮會男女長少成隨蠱。若无預乾坤。其實乾坤三陰三陽雜居。隨自否初上變。蠱自泰初爻上變。謂非由於乾坤可乎

蠱者事也

平菴項氏曰。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先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韓氏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以生○臨川吳氏曰。因蠱之有事而後有臨之盛大也

臨者大也

平菴項氏曰。臨不訓大。大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則眞訓大也。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南軒張氏曰。臨者二陽進而四陰退。駸駸向於大矣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以觀之觀去聲餘如字

臨川吳氏曰。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矣。故爲在下四陰之所觀○南軒張氏曰。天下皆山也。唯泰山可觀。天下皆水也。唯東海可觀。蓋物大然後可觀。況

於人乎○雙湖胡氏曰。隨蠱而後。坤與兌巽相遇而爲臨觀。亦爲長少二女之從母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漢上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嗑乎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龜山楊氏曰。物不可以苟合。无故而合者。必无故而離。又在乎賁以飾之○東坡蘇氏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之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之則易合。合則相瀆。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難合。難合則相敬。敬則久矣○臨川吳氏曰。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雙湖胡氏曰。臨觀而後噬賁。雖震離艮相遇而成。賁亦乾坤三陰三陽分布。隨蠱由泰否變。噬賁由隨蠱變。隨五上易爲噬嗑蠱初二易爲賁也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南軒張氏曰。賁飾則貴於文。文之太過則又滅其質。而有所不通。故致飾則亨有所盡。言其不通。故受之以剥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漢上朱氏曰。此周末所以不勝其弊。文之末流也。物窮則反。不可終盡。剥陽窮於上而終反於下。故次之以復○雙湖胡氏曰。噬嗑賁後。坤遇艮而成剥復。亦爲長少二男之從母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漢上朱氏曰。復天理則无妄。无妄則其動也天○息齋余氏曰。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僞之始也。故一變而爲剥。剥而復。則眞實獨存而不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漢上朱氏曰。前曰比必有所畜者。比而後畜。其畜也小。故次以小畜。无妄然後物物循理。乃可大畜。故次之以大畜○閻氏彥升曰。无妄然後可畜。所畜者在德。故曰大○雙湖胡氏曰。剥復而後。乾遇震艮而成无妄大畜

亦爲長少二
男之從父也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

南軒張氏曰。畜然後可
推以養人。故受之以頤

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或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朱子曰。動則
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平菴項氏曰。需當物生之初。如兒之須乳。苗之須溉。故
曰飲食之道。頤當畜聚之極。萬物交致其養。故曰養也
○閻氏彥升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已。動者君子所以應
物。然君子處則中立。動則中行。豈求勝物哉。及其應變
則有時或過。故受之以大過○雙湖胡氏曰。无妄大畜
後。震艮巽兌雖男女長少自合成頤大過。然頤互兩坤。
大過互兩乾。謂之无乾坤不可也。
自乾坤至此无一卦无乾坤。信矣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

雙湖胡氏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以坎之辭。蓋以中爲貴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无過矣。下文又以陷言之

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張子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得出爲離。○龜山楊氏曰。坎者陽也。必有所麗。則庶可以扶危拯溺。不有所麗而一於陷者不可也。作易者於坎後必繼以離。豈无仁民愛物之心哉。○雙湖胡氏曰。頤大過而後坎離終焉。頤似離。大過似坎。固也。頤初二五上變則爲重體之坎。大過初二五上變。亦爲重體之離矣

本義 右上篇

臨川吳氏曰。呂大圭云。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爲序。如屯蒙需訟是也。有以相反爲序。如泰否同人是也。天地間。不出相反相因而已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此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朱子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問六十四卦獨不言咸。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也。○問錯字陸氏有兩音。曰。只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南軒張氏曰。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初无所受故也。○龜山楊氏曰。乾坤者。萬物父母。咸恒。人之父母。○臨川吳氏曰。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有夫婦之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婦則其所生爲父子。由家而國。雖非父子。而君尊臣卑之分如父子也。由國而天下。雖非君臣。而上貴下賤之分如君臣也。禮義所以分別尊卑貴賤之等。錯猶置也。○乾坤咸不出卦名者。以其爲上下篇之首卦。特別異之。○平菴項氏曰。上下既具。則拜趨坐立之節形。而宮室車旗之制設。其行之必有文。故謂之禮。辨之必有理。故謂之義。禮義者。非能制爲人倫也。有

人倫。而後禮義行其間耳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雙湖胡氏曰。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遇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

閻氏彥升曰。不可以久居其所。此以物言之也○雙湖胡氏曰。此又借恒之名泛論物義。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居其所者乎

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雙湖胡氏曰。咸恒而後。艮震遇乾而爲遯壯。亦爲父之臨二男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

或問壯與晉何別。朱子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閻氏彥升曰。知進而已。不知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夷○雙湖胡氏曰。遯壯而後為晉明夷。由離坤而成。為母之臨中女。雖无震巽艮兌。然有互艮互震。亦猶上經屯蒙雖无乾坤正體。而實未嘗不互坤也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閻氏彥升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南軒張氏曰。夫家有父子之親。夫婦之愛。然身不行道。則父子夫婦无復親矣。此家道窮則乖離。所以次睽也

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難乃旦反下同

平菴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為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屯動乎險中。行乎患難者也。蹇見險而止。但

為所阻難而不得前耳。非遇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遇蹇者待其解緩而後前。難易固不侔矣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雙湖胡氏曰。家人睽而後艮震遇坎而為蹇解。自遯至解八卦。艮震巽兌之遇乾坤離坎也。自成一局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或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朱子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解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字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雙湖胡氏曰。蹇解而後損益次之者。咸十卦變之盡為損而艮上兌下。恒十卦變之盡為益而巽上震下。亦適上經乾坤十變而有否泰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漢上朱氏曰。益久則盈。盈則必決隄防。故次夬

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雙湖胡氏曰。上夬一陰下復一陽猶可也。今上決一陰下遇一陰。姤論卦名相次。又曰。損益而後兌巽遇乾而成夬姤。亦爲父之臨二女也。乾體上於此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物散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聚而上者爲升也。○雙湖胡氏曰。夬姤而後兌巽遇坤而成萃升。亦爲母之臨二女也。坤體上於此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雙湖胡氏曰。萃升升而後、兌巽遇坎而成困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漢上朱氏曰。井久則穢濁不食。治井之道革去其害井者而已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雙湖胡氏曰。困井而後、兌巽遇離而成革鼎。自夬至鼎八卦。皆兌巽之遇乾坤坎離也。又自成一局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長丁丈反

漢上朱氏曰。鼎者。宗廟之器。主之者莫如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漢上朱氏曰。震一陽動於下。艮一陽止於上。動極則止。故受之以艮 ○雙湖胡氏曰。革鼎而後震艮純卦次之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南軒張氏曰。漸者止於下而漸於上。不終於止。而有所進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閻氏彦升曰。晉者進也。晉必有所傷。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何也。曰。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烏有不得所歸者乎。○雙湖胡氏曰。夫子特借歸之一字以論其序。非以明卦旨也。又曰。震艮而後。艮巽兌震又自相遇而爲漸歸妹亦咸恒下二體合爲漸。上二體合爲歸妹也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

漢上朱氏曰。前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雙湖胡氏曰。亦借歸字泛論致豐之由。非取歸妹義矣

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臨川吴氏曰。臨之大。以其所臨之二陽爲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爲盛大之義。○雙湖胡氏曰。漸歸妹後。震艮遇

離成豐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說音悅下同

平菴項氏曰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故入而後說之○雙湖胡氏曰豐旅而後巽兌純卦次之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雙湖胡氏曰巽兌又自出而遇坎以成渙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平菴項氏曰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臨川吳

氏曰。過者。行動而踰越之也。故大過云動。小過云行。凡行動未至其所爲未及。既至其所爲至。既至而又動又行。則爲踰越而過也○雙湖胡氏曰。渙節後兌巽艮震自相遇爲中孚小過。亦咸恒上下二體交互相重成卦也。咸恒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

##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南軒張氏曰。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平菴項氏曰。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於陷。小過或可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

##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平菴項氏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常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雙湖胡氏曰。中孚小過後。離坎重爲既未濟。

爲下經之終。中孚小過似離坎。固也。中孚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爲離。小過二三四五各易位亦爲坎矣

本義 右下篇

## 雜卦傳

朱子曰。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也○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无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南軒張氏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各以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臨川吳氏曰。序卦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以反對而觀。則上經十八卦。下經十八卦也。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仍其先後之序。故曰雜。其義則以明六十四卦所主之爻也○雙湖胡氏曰。雜卦自乾至困。非但當上經三十卦。實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咸至夬。非但當下經三十四卦。亦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雜中不雜。必有至理。又嘗觀雜卦以乾爲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

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爲純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張子曰。易爲君子謀。大哉言矣○息齋余氏曰。雜卦一篇。乃序卦之變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自咸恒而下三十四。雜卦亦然。序卦反對。雜卦亦多反對。此其所同也。序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在上篇。中孚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皆成十八卦。雜卦但以乾坤在上篇。餘盡在下篇。又自大過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異也○盧陵龍氏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筮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

## 乾剛坤柔

朱子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若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則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有不通者○漢上朱氏曰。乾坤易

之門。剛皆乾。柔皆坤。剛柔雜成諸卦。故曰乾剛坤柔○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乾坤爲純剛純柔之卦。剛柔之畫自初起至上而極。然後見乾爲純剛。坤爲純柔。故乾主上九。坤主上六。乾坤六陽六陰之卦上爲主。夬剝五陽五陰之卦五爲主。大壯觀四陽四陰之卦四爲主。泰否三陽三陰之卦三爲主。臨遯二陽二陰之卦二爲主。復姤一陽一陰之卦初爲主。

此十二卦主爻與術家同

## 比樂師憂

東坡蘇氏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閻氏彥升曰。比順從故樂。師行險故憂○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臨川吳氏曰。比九五居上爲顯比之主。故樂。師九二居下爲行師之主。故憂

##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

求之義朱子曰。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臨川吳氏曰。臨九二二陽浸長。在上之陰不敢以勢臨之。而與之以俟其上進。觀六四四陰已盛。然不進逼犯陽。而統率三陰居下以求觀九五之中正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賢遍反

【本義】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節齋蔡氏曰。屯物之始生。故見。主初也。未得位而利居貞。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爲蒙主而能治之。使明。故著。○柴氏中行曰。在蒙昧之中。雖未有識別。而善理昭著。○臨川吳氏曰。屯蒙皆二陽之卦。屯九五見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於坎險之內而固守。故曰不失其居。蒙九二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上一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坎陽陷於陰中。一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雜者。陽在下卦之地而位幽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節齋蔡氏曰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損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息齋余氏曰損益盛衰之始泰否之變也○鄱陽董氏曰損者人之所憂也而乃為盛之始益者人之所喜也而乃為衰之始則是於吉凶消長之幾進退存亡之理其可迷而不悟哉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節齋蔡氏曰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乃所謂災也○息齋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柴氏中行曰禍非自取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

節齋蔡氏曰澤聚而下木升而上○臨川吳氏曰萃以觀之四往上為主而同類之三陰聚於下升以臨之三

來初爲主。而同類之三陰升於上。升上爲往。降下爲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

**謙輕而豫怠也**

朱子曰。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問謙何以爲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說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文冥豫是也。○紫氏中行曰。謙者視己若甚輕。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臨川吳氏曰。謙一陽居下卦之上。爲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卦之下。爲豫樂之主而志滿足。故自肆而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本義　白受采

節齋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白雲郭氏曰。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賁存焉。○息齋余氏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者。蓋色至於賁則易過矣。故戒之。○臨川吳氏曰。噬嗑以否初往五而爲主。賁以泰上來二文剛而爲主

**兌見而巽伏也**　見賢遍反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楊氏曰。柔一也。居於上者爲見。處於下者爲伏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本義〕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柴氏中行曰。隨以无故爲善。有欲皆利心也。又曰。不主於故。隨時而行也。○平菴項氏曰。隨以无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脩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息齋余氏曰。隨從否變。欲捨其故。蠱從泰變。欲飭其後

剝爛也。復反也

漢上朱氏曰。剝爛。五陰潰於內也○進齋徐氏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猶果之爛墜于下。則可種而生矣

晉晝也。明夷誅也

〔本義〕誅。傷也 節齋蔡氏曰。晉離在上而明著。夷離在下而明傷○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象

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臨川吳氏曰。晉六五。離日當天。晝也。明夷六二。離日入地。明者夷傷也。誅。卽夷傷之義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義】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平菴項氏曰。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而下經亦以咸恒爲始。以此見卦雖以雜名。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則未嘗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

【本義】咸速恒久　白雲郭氏曰。感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節齋蔡氏曰。有感則應

故速常
故能久

渙離也節止也

節齋蔡氏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平菴項氏曰渙節止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而至於散也節以澤上之水故塞通而能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而至於困也○臨川吳氏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爲澤所節止

解緩也蹇難也難乃旦反

張子曰天下之難既解故安於佚樂每失於緩蹇者見險而止故爲難○臨川吳氏曰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險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方艱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進齋徐氏曰睽者疎而外也家人者親而内也○臨川吳氏曰睽六五在外爲主家人六二在內爲主

否泰反其類也

進齋徐氏曰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 止謂不進

臨川吳氏曰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遯一陰進而消陽慮後陽之恃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而欲其止慮前陽之不及遯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也聖人於五陽之夬亦不欲陽之輕進於一陰之姤亦惟欲陰之不進蓋同此意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漢上朱氏曰大有六五柔得尊位而有其衆衆亦歸之故曰大有衆也同人六二得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故曰同人親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去起呂反

漢上朱氏曰。水火相革。革已廢也。故革去故。以木巽火。火方興也。故鼎取新。○平菴項氏曰。革以火溶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亦以離爲主也

##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節齋蔡氏曰。莫非過也。小過之過。乃所謂過也。小者能過。夫豈常理哉。莫非信也。中孚之信。乃所謂信也。信出于中。夫豈邀約之所能致哉。○臨川吳氏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爲六五所過。蓋陰盛能過陽衰不及也。中孚六四主也。而爲九五所信。蓋陽實能感。陰虛能應也

## 豐多故親寡旅也

（本義）既明且動其故多矣旅平菴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潘氏夢旂曰。物盛則多故。旅寓則少親。○楊氏曰。昔華封祝堯。而堯曰辭。以豐則多故爾。孔子當西周之時。栖栖然一旅人者。以旅則親寡爾。○嵩山晁氏曰。豐多故。今本有也字。按荀本无之

離上而坎下也 上時掌反

本義 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本義 不處。行進之義 雙湖胡氏曰。寡。一陰小義。不處。行履之義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漢上朱氏曰。關子明云。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險在下而陽上行。相違者也。故曰訟不親也 ○ 平菴項氏曰。需訟皆主乾言。止坎下故不進。違坎去故不親

大過顚也

進齋徐氏曰。本末弱。故顚 ○ 南軒張氏曰。小過。過而未顚。過至於大。故曰顚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朱子曰。女待男而行。所以爲漸。

頤養正也

南軒張氏曰。所養不正。則是養其小者以害其大者矣。○臨川吳氏曰。頤上九爲主。而下養五三。以上養下。所以爲正也。

既濟定也

節齋蔡氏曰。六位皆當。故定。○潘氏夢旂曰。事已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

雙湖胡氏曰。女。未嫁之稱。既嫁爲歸。則女之終矣。

未濟男之窮也

臨川吳氏曰。既濟六二主也。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下五爻亦皆得其定位。故曰定也。未濟九二主也。以陽

居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也。三陰亦不得正位。不足言也○南軒張氏曰。雜卦先言離坎。後言既濟未濟。則上下經之終。亦未嘗雜亂也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丁丈反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朱子曰。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震巽倒轉則爲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問乾坤大過頤坎離中孚小過八卦。翻覆不成別卦。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是翻轉底巽。震便是翻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四卦翻轉爲五十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是箇大底坎。又曰。中孚是箇雙夾底離。小過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厚畫底離○三畫之卦只是六卦。即六畫一卦。以正卦八。加反卦二十有八。爲三十有六。六六三十六也。邵子謂之暗卦。小成之卦八。即大成之卦六十四。八八六

十四也。二十六與六十四同○鄭氏康成曰。自大過以下卦旨不協。似錯亂失正。弗敢改耳○節齋蔡氏曰。按雜卦例皆反對協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旣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建安丘氏曰。今依蔡易讀之。則八卦旣得以類從而韻亦協。但不當僭改經文爾○鄱陽董氏曰。按蘇氏亦有改正自顛大過而下數卦。然不若蔡氏之妥○雲峯胡氏曰。易終於雜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可見矣。每一卦反覆爲兩卦。而剛柔吉凶每每相反。此變易之義也。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雜下經十二卦於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雜上經十二卦於其中。此交易之義也。或曰此偶然爾。愚曰非偶然也。皆理之自然也。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於下三十四卦。震艮巽兌交之偏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於上三十卦。至若无反對者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於上者二卦附於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十二月卦氣除乾坤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陰之多於陽者十二。下經遯壯姤夬陽之多於陰者十二。今雜卦移否泰於三十四卦

之中而陰陽之多少復如之。特在上經者三十六畫在下經者二十四畫。今附於上者二十四畫附於下者三十六畫。愈見其交易之妙爾。若合六十四卦論之。上經三十卦陰爻之多於陽者八。下經三十四卦陽爻之多於陰者亦八。今則附於三十卦者陽爻七十二陰爻一百八。而陰多於陽者三十六。附於三十四卦者陽爻一百二十陰爻八十四。而陽之多於陰者亦三十六。以反對論。上經陰之多於陽者四。下經陽之多於陰者亦四。今則附於上者陽爻三十九陰爻五十七。而陰爻多於陽者十八。附於下者陽爻六十九陰爻五十一。而陽之多於陰者亦十八。或三十六。或十八。互為多少。非特可見陰陽交易之妙。而三十六宮之妙愈可見矣。是豈聖人之心思智慮之所為哉。愚固曰。伏羲之畫。文王周公孔子之言。皆天也。本義謂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愚切以為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此蓋指中四爻互體而言也。先天圖之左互復頤既濟家人歸妹睽夬乾八卦。右互姤大過未濟解漸蹇剝坤八卦。此則於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四卦。於左取頤既濟歸妹夬四卦。各舉其半可兼其餘矣。是雖所取不能无雜。蓋此謂雜卦而互體又其最

雜者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然則天地間剛柔每每相雜。至若君子之爲剛小人之爲柔決不可使相雜也。雜卦之末。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聖人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始於乾。終於夬。或曰夬之一陰決盡則爲乾也。以皇極經世考之。乾已會之終。堯舜雍熙之世也。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安得常如自夬而乾所值堯舜之世哉。嗚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即此所謂夬之決也。後之治天下者。亦法堯舜而已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二十四









